

髓緣

我做到了！

文／捐髓者 張記者



鳳山市長許智傑先生(左)在志工邀約下，抱持著救人助人的一念心，也來到鳳山聯絡處參與骨捐驗血活動，也希望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。攝影／陳延盛

二〇〇五年十月，我接到一位女士來電，「張先生，您好！您曾經參加過捐髓驗血活動嗎？這裡是慈濟。」

唷？慈濟？怎麼可能稱呼我「張先生」？慈濟人打來，一定稱我「師兄」啊！莫非是詐騙集團？莫非驗血活動洩漏我的資料了？心底一沈，等她說出「骨髓捐贈關懷小組」專用術語，這才卸下心防，原來她不知我是慈濟人，因此稱我「先生」。當下感動莫名，「哇，我真的中獎了！」聽說驗血後能捐髓的機率在十萬分之一以下，深深感恩，何其有幸，讓我有機會無畏付出啊。

因緣變化 等待變「急件」

從這天起，我開始在每天早上喝第一杯水之際，虔心祝福這位素未謀面的受髓者。沒多久，中正區曾千惠師姐來電，詢問何時可以驗血？救人如救火，我說當天就可以去，曾師姐要我等等，「還要先通報，最快得明天才安排得了。」隔天一早我便赴台北分會，抽了十西西的血。

又隔一個多月曾師姐來電恭喜我初步配對成功，要我去花蓮接受體檢。我搶在隔天一早急著出發，畢竟生命無常，且夕就可能有變化，患者不應該被等待，不能因我私人的事，耽擱醫療救助機會，造成生命的危機。

我想自付交通費，但曾師姐說，所有流程都有既定程序，請別為難作業。但我仍選擇徹底付出，心境才自在。

隔天體檢後，取得補血的鐵劑和葉酸回家靜候通知，等正式捐髓前一個月再開



■ 骨髓配對成功機率幾乎是微乎其微，大量宣導「尋找那一個人」才能提高救人的機率，圖為今年三月於屏東教育大學舉辦驗血活動。攝影／陳穎茂

始吃。過沒幾天，我打電話去花蓮捐髓小組探詢，確定體檢一切正常，越發期待，卻偏偏沒有消息，心中深怕受髓者身體有變，我也付出不成。期間我閱讀捐髓相關資料，得悉受髓者受苦，生命在一線之間掙扎，越發心疼，繼而專心祝福他。

隔年二〇〇六年春天通知終於來了，但竟是「急件」，只剩半個月準備，這期間還要捐自備血五百西西，鐵劑、葉酸也只剩半個月服用，骨髓濃度會夠嗎？我急著快點付出，因緣來時卻更急促，我仍堅信「一切都是好因緣」。

歸恩上帝 感恩慈濟

捐自備血時，首度碰到和曾師姐搭檔的連榮泰師兄，他稱我「大菩薩」，我低頭慚愧，我只是「路過」，他們長期陪伴捐受髓者，付出無所求，才真是大菩薩



■ 陳先生是環保志工，母親因血癌往生讓他深深體會捐髓救人的急迫性，特地前來接受驗血。攝影／陳延盛

啊。看他們用心「侍候」我，耐心地講解，我第一次被慈濟自己人「照顧」，感受到慈濟人真的了不起，在菩薩道上恆持付出，我自嘆弗如，做得不夠。

捐髓進入倒數，我更積極地開始禱告（我原本就是受洗的基督徒），祝福這位受髓者，並將這份善緣歸恩給上帝，歸恩給慈濟，獻給上人與負責捐髓的所有醫護相關人員。

終於踏往花蓮靜候隔天的捐髓手術，我的心情像在渡假，甘願做，歡喜受，欣然接受一切。曾師姐的師兄陳永泉也來陪伴，開車送機的何師姐正是一位受髓者，她在送機前藉短短幾分鐘，用自己經驗告訴我，捐髓療程正式敲定後，到手術當天這段期間，受髓者進入殲滅療法，非常痛苦，她說是以感恩的心走過來。我心中一陣酸楚，生死機率已倒數進入一瞬間，我更加用心地默禱，祝福這位受髓者。

住院之後，陳永泉、連榮泰兩位師兄隨院陪住，照顧我無微不至，什麼都要幫我，我可不是病人哪！呵呵，感恩。隔天清晨我是第一床動手術，我記得當晚睡得很早、很香，睡前我心中充滿了感恩，躺在床上，祝福受髓者的心更強了，我告訴自己，一切都是好因緣，要信賴、順服、交託給神，只求專心無我地拿出犧牲奉獻、虔敬讚美的心。上人的臉，也不斷地閃過心頭。

隔天清晨六點半，我被推入手術房。我不斷禱告，除了感恩、仰望、順服、信賴、交託，也告訴自己，虛靈的靈魂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減，將絲毫不受肉體影響，一切感受、痛苦，都是意識作祟，肉體有機會成全他人，就是最美好、最值得感恩的事。既然上帝安排、掌管、主導一切，我信賴上帝會有最美好的安排，並順服上帝的心意。保持「無分別、無所求、無私」的奉獻心，安時處順，接受手術。我心情愉悅，毫無掛礙，只專心默禱，與聖靈合一。

手術台上空氣有點冰冷，護士似乎要驗證麻醉效用，問我一些問題，戴上氧氣罩，感覺上沒回答兩句，我就失去意識了。

喔！好溫暖，非常非常舒服，我在一個異常美好的境界，享受著那份難以名狀的圓滿、美感與舒適。怎麼搞的，護士好「吵」，還來搖我身體

「起床了！」我很不情願，回神才知道，喔 手術結束了，該醒了，可是那種溫暖與舒服的感覺，還沒過癮哪！當下凝

神回想，究竟是什麼夢境？忘了，再也想不起來了，但那種舒服的感覺，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淚水沾濕枕頭 感恩成就付出

回到房裡，腰臀部位的酸痛感逐漸浮現。臀部腸骨穿刺部位頂著一塊砂包，仰臥姿勢不動，比痛還難熬，我只敢零星將腰部左抬抬，右抬抬。若我的疼痛忍受值為十分，這種酸痛感大約只有三、四分，但如同拿一紙杯，雖輕鬆，但久持之後，一樣難耐，如有千斤。下午三點多，難受加劇，早上出手術房就開始給受髓者的祝福，更在心中加重撞擊。原本只祝福病患，這時更希望抽取出去的骨髓，有足夠的濃度、有最活躍的細胞，要做最好、最精準、最有效的運用。

我的骨髓，現在輸入患者的身體裡了嗎？這位不知名的患者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我用念力祝福你，重新健康活過來。想到我只有一點點的酸痛，可以拯救

一個生命，就越疼痛、越感動、越感覺值得。每個細胞都在感恩，眼睛熱起來，腦袋熱血沸騰，留過耳際和脖子的冰涼淚水，濕了頭髮與枕頭，酸疼竟然消失了。

捐完髓臥床休息，遠在舊金山的三姊竟打電話進病房來關切，靜謐病房鈴聲響起，聽筒傳來三姊的聲音，著實令我嚇了一大跳。我捐髓，沒讓任何人知道，但出發前，一位曬友來找我，看到成套的藥袋、捐髓資料、車票等東西，我不得不誠實告知，但懇請他千萬別張揚，左手做的事，不讓右手知道。就是這位好友不放心，打長途電話告訴三姐。所幸陪同在旁的榮泰和永泉兩位師兄報平安，三姊安心後，並沒再對老媽和其他家人提起。

隔天一早，還有點虛弱的感覺，手上還綁著住院名條，由兩位師兄陪同進精舍，參加志工早會。上人在外行腳，由精舍師父主持。我分享內心的感受，感恩師兄與師姊們的關懷、陪伴。「菩薩所



■ 在日本唸書的莊小姐專程回來參加驗血，並希望能夠趕快配對成功。攝影／黃玉麟



■ 慈濟委員陳金環雖自身罹癌，仍積極參與骨捐驗血工作，希望幫助更多癌症病人。攝影／林佳禾

緣，緣苦眾生」，是受髓者成就了我，給了我付出的機會，我對他由衷地、深深地感恩，他才是我的大菩薩。更感恩上人創造了骨髓移植的志業體，造就了人間救命的菩薩道。當天我請大家一起祝福這位受髓者「平安、健康、強壯、長壽、有智慧」，這也是我自己常常祝福自己的話語。

神奇體驗 虔誠祝禱

捐髓後，發生兩起異常現象。

其一，自從大學一年級起，我即在酒國逞英雄，記者工作更讓我沈浸酒缸，經常醉酒，嘔吐後必頭疼，止痛唯有阿司匹林有效，一般人五十毫克止痛足矣，我一次服用兩片一百毫克，有時可以吃到八百毫克，要四次才止痛。日常還因睡眠不足，或招風寒，偶有頭疼，得靠睡眠修復。自從走入慈濟，接受培訓，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起即滴酒不沾，隔年桃芝颱風赴花蓮救災，發心常年茹素，近年仍偶為頭疼所苦。怪的是，捐髓後，頭疼毛病消失無蹤，一次也沒再來過。

其二，捐髓後不久，即感覺與受髓者有一份感應，不知是否純屬妄想，常感受到對方的病情變化，每日早上喝水前，為對方祝福時，即有感受，感應次數很多，雖沒紀錄，仍依稀記得，有二次感應異常強烈，似乎對方與病魔陷入征戰，身體卻同時藉著煎熬，逐漸恢復，之後仍有多次感應，只覺對方已無危險，正日益康復，非常有意思。

祝福也是一個有意思的事，原本我的祝福是「這位受髓者」，後來想通一個原理，如果單一祝福給對方，不具普遍性，力量會不夠，所以改為「祝福全天下的受髓者，平安、健康、強壯、長壽，有智慧」。

一切感恩，還是感恩，捐髓資料「站在生命臨界點」書中說道，「捐髓是人性光輝的極致」，啊！這個光輝是上人創造的，是所有骨髓庫相關的工作人員點亮的，是醫療團隊與志工們綻放的，我何其有幸同沾光芒。我救不了人，是老天在救人，但談到要有救人的心，我有；要有救人的行動，我做不到！

